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四十六回 尤協鎮狂妄辱欽差 鄧制軍直言論權相

且說林公在湖廣總督任上，辦理禁煙，勸懲兼施，成績卓著。非但興販開館久已絕跡，並且嗜好甚深的貧民富戶，也有覺悟改悔，自願繳出煙槍、煙膏，具結立志，服丸戒絕，全省煙害漸次肅清。林公方以為本省既樹禁絕鴉片的先聲，各省必然仿行嚴禁，就此全國的煙毒，不難一律掃除。這也是一件與民更始的善政。哪知事與願違，各省非但不見仿行禁煙，並且聽得廣東已准外商運土進口，作為正當貿易，列入藥材一類，納稅輸運，因此各省興販都往廣東與外商接洽，販運煙土至內地秘密售賣，蘇、浙、閩、贛等省煙禁漸弛。因此激動了林公的義憤，暗想：此番不將煙害鏟除，流毒永無盡期，不僅百姓沉淪苦海，並且國家也必日漸貧弱。我既得皇上知遇深思，豈能默不一言，坐視此病國殃民的稅政實行。明知現在皇上必被穆彰阿蠱惑，以致出爾反爾，忽而嚴厲禁煙，忽而准予將鴉片列入藥材類進口，前後自相矛盾，法令失卻效用。如今卻又重申禁令，但是在外商方面，固視若弁髦，偷運如故，百姓亦因此日久玩生，視若具文，吸食如故。粵督鄧廷楨為人顛預，最愛金錢，只要在他面上稍為化費些便得，斷不敢與外商竭力抗爭。那麼我各位封圻，豈可袖手旁觀，保民報國端在此時。想到這裡，就提筆草就奏折，繕正頒發。折中大意謂：鴉片為誤國殃民之毒物，煙不禁，民生日貧，國勢日弱，行見十年之後，文無可用之士，武無可戰之兵，華胄為夷，中原板蕩矣。微臣身受皇上知遇深思，願任巨難，與外商嚴重交涉，是否就望聖裁。此折到京，道光帝覽奏動容，硃批即來京陛見，督篆著湖北巡撫錢寶琛護理。林公接到此諭，即日交卸，眷屬回轉故里。那時燕兒早已嫁給史林恩為室，燕兒保護鄭夫人回轉侯官。林恩帶著八名得力旗牌，保護林公，由水路到天津登岸。

換坐驢車進京，時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。一面遞折請安，一面赴恩師王鼎公館拜見。林公本是王鼎生平最得意的門生，特設筵洗塵，並不請外客相陪。師生二人入座，把酒談心，略談些別後情形。林公劈口問道：「准許鴉片納稅進口，究竟是誰的主張？老師大人必有所聞！」王鼎歎道：「你想有誰？除了穆相，誰敢冒此大不韙，受天下人的唾罵呢？據聞是英商查頓花了三十萬兩，才得賄通穆相，買囑許乃濟奏請鴉片列作藥材類，准予納稅進口。當時我和潘老力爭無效，總想廣東鄧制軍必持異議，不料復奏到京，並無異議。虧得你復奏反對，並經給事中許球等上疏力爭；皇上方才覺悟，下諭取消鴉片進口稅，重申煙禁。無如朝令夕改，等於具文，不獨外商偷運如故，連帶官吏也不知認真嚴禁，皇上才想起你在楚督任上辦理禁煙成效卓著，特降面旨，召你進京，大約委派你往廣東去一走了。」林公答道：「門生身受皇上知遇深思，理當報國，縱使門生赴湯蹈火，亦不敢顧惜身軀。」王鼎撫鬚微笑道：「以身許國，這才像封疆大吏。」師生二人說談談談，不多一會，就飯罷撤席。林公告辭而出，又往潘世恩及幾位知己同年處拜會，直到傍晚，方才回寓休息一齊。次日即蒙召見，垂問楚省禁煙事甚詳，林公詳細奏對。未了道光帝說道：「粵省煙害有外商從中把持，情形與楚省不同，朕欲派卿前去，辦理煙案，未知可有把握否？」林公答道：「臣去惟有矢以毅力，與外商據理力爭，交涉到運回存土，嗣後不准偷運進口而後已。捨身為國，決無返顧，畢竟決裂，只好以武力作後盾，與夷商一決。」道光帝深以為然，即派為欽差大臣，馳驛前往廣東，查辦海口事件，所有該省水師，兼歸節制，並命吏部頒給欽差大臣關防。林公就叩頭謝恩退出，等待領到關防，便向老師及各同年處辭行，陛辭出京，由直隸山東安徽馳驛前進。

林公為甚不由海道赴粵，偏要繞這遠圈兒，從陸路馳驛赴粵呢？原來因陛辭出京時，奉皇上面諭，順道密查山東、安徽、江西三省的煙害與吏治民情，不得不由陸路赴粵。

剛到江西地界，途遇大雪，不能趕路，只好投寓安歇，等待雪霽天晴，再行起程。林公歷任督撫，凡遇卸任上任，總喜歡微服私行，不受地方官供應。此時正值新年，連日大雪紛飛，林公在客寓中異常寂寞，帶著林恩至間壁茶坊中，喝茶消遣，順便察訪民情吏治及煙土情形。只見室中有講評話的，說書人尚未到場，聽客卻已坐得滿滿，只留正中一座空著；林公就據空桌坐下。茶坊主人急急趕來說道：「客官對不起！這是尤大人定下的座頭，他人不能占坐，客官請到櫃檯前泡茶吧！」

好在說書先生嗓音響亮，前後一樣清楚的。」林公道：「叫我坐後些，那是沒什關係的，不過我要問你，那尤大人是誰？他出多少錢常包這個座頭呢？」茶坊主人答道：「包錢是分文不取，只因為他是協鎮大人，肯賞臉到此聽講評話，已是萬幸，故特設此座。」林公說道：「開茶坊將本求利，何必要去奉承他呢？」

茶坊主人低低答道：「這也有我們的難處。這位尤大人性格暴躁，不好惹得很，就是奉承得不週到，就要碰桌子，摔茶碗打人，鬧出來他總是本地的官長，誰也得讓他三分。老先生還是這邊來坐吧！」林公道：「本來你們做生意的人，如有人出錢定的坐，我當得要相讓。但姓尤的既如此蠻橫，我倒要瞧瞧他，暫時在此小坐，等他來了再說。」主人沒法，只好退去。

一剎那講評話的登台，開始講水滸。林公死坐靜聽，忽見兩個親兵，導引尤協鎮走來。瞥見座上已有人坐著，尤協鎮就勃然大怒道：「哪裡來的混帳東西，敢據我的座頭？」兩個親兵亦然老不死，瞎眼賊，出聲亂罵。林恩立在旁邊，聽了無名火直冒，恨不得賞他們幾下耳刮子。林公恐怕鬧出亂子來，連忙起身相讓，同林恩走到櫃檯前落座。店主道：「老先生不聽我的話，只討罵了兩聲。」林公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話，自管聽書。不料尤協鎮餘怒未息，等到小落回，重又入娘搗媽的罵起來。兩個親兵也惡狠狠地走到林公面前，逼他去作揖賠罪，否則要送到巡檢司衙門重辦。林公暗想：「這個協鎮太仗勢欺人了。」當時不願和他多事，使命林恩走到尤協鎮面前作揖賠禮。

林公無心久坐，付過茶資，就同林恩回寓所，提筆寫就兩封信，派車夫立刻分送江西巡撫和提督轅門。信中大意謂：尤協鎮駐防都昌，作威作福，本欽差經過，因大雪阻途，微服閒行，親見其欺壓良善。該地居民受其荼毒者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此等兇悍之夫，宜從速提參。云云。

提督巡撫接閱此信，一面把尤協鎮先行撤任，一面會同到都昌，拜會林公。哪知林公發信之後，即行啟程，早已去遠了。督撫二人只得各自回轅。

林公料到他們接信之後，必來拜會，故兩踏雪登程，加緊前進。路上查訪民情、吏治及煙害，原屬順便兼差，並未到處認真察訪，心掛著廣東鴉片重案。好在大雪已霽，雪後奇寒，道上冰凍，絕無泥泞，遂得兼程前行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方抵廣東省城。粵督鄧廷楨、巡撫怡良率同司道出城迎接。林公一一接見後，即偕鄧督到督署中暫住，一面賃定房屋，佈置行轅，整備遷入。

那粵督鄧廷楨本來是顛預之人，跟好學好，跟壞學壞，如今見朝廷特派林公為欽差大臣，來粵查辦鴉片重案，自然不敢別種心思。當下將林公延入花廳，分賓主坐下，寒暄一番。林公問起土運的經過，廷楨道：「兄弟對於英商運土一案，始則由穆相字寄，准予納稅進口，並有英商查頓托買辦葛東明來說，穆相業已允准，請勿持異議。兄弟恐違穆相意旨，當時故附和原議，准予進口。現在朝廷既派大人到來，一切全仗主裁，所有以前種種，也請大人包荒。」林公笑道：「我們是多年的老友，不需要客氣，兄弟初到此處，情形隔膜得很，全仗老哥幫忙，隨時指示，以免隕越方好。但是兄弟在京時便已聞得英商查頓為私運鴉片首領，曾化數十萬巨金，賄通內外，才得准許鴉片納稅進口。常言道：擒賊擒王，現在當首拿查頓到案，勒令他將貯存夷館及躉船上的鴉片，不問納稅不納稅，讓他一律載運回去，以後不准再有入口。這個辦法，老哥以為如何？」廷楨想了一下，然後回答道：「辦法是再好沒有，不過該英商已於去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請牌下澳，附搭港腳快船回國；伶仃洋躉船內，有港腳船二隻亦於同月二十八日啟碇回國；今年正月二十日又有港腳船、美利堅國船、小呂宋船等共計十八隻，與前船一同駛去，旋據探報移泊在了洲洋面，該處為夷船回國必經之路，移泊該處，無非探聽風聲。最奇的去年查頓親來請牌下澳，向兄弟說，中國皇帝欽派湖廣林制軍為欽差大臣，來粵查辦海口事宜，此人鐵面無私，膽略過人，不是好惹的。因此請牌遠避，免得橫生枝節。足見老哥威震四夷，英商聞名膽落。那時兄弟尚未聞得老哥欽派來粵的消息，不知查頓從何處探得的？」林公答道：「這必是穆相受了他的重賄，防我來粵時，將查頓拘案

鞠訊，吐出實情，連帶他也要受到處分，故爾飛函來粵，叮囑他遠走避禍的了。」廷楨答道：「大人料事如神，本則除了穆相之外，在京文武，都與查額素昧生平，有誰和他通信呢？」二人談論半晌，議定禁土辦法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